

三個先生

朱明政 朱明軍 著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目 錄

歪嘴先生·····	一
煙鬼先生·····	六
張老師·····	三

歪嘴先生

☆我的家在山東半島上，我們那村子，四面被一層又一層的大山包圍着。從我這輩往前數：我爸爸、我爺爺、我老爺爺、我老老爺爺……好幾輩子，村裏都沒有辦學校；直到我這輩，在我十歲那年——一九三八年，才辦起了學校。頭任先生是一個老四書先生——歪嘴先生。

歪嘴先生是我們本村人，跟我一姓，姓子。因為小時在外村唸四書唸不會，所以被先生把嘴打歪了。但他一點不生先生的氣，還常對我們村的老人說：「嚴師傅出好徒弟！」說要是不挨先生打，他還唸不成個先生，更不能成我們村的聖人哩！

歪嘴先生的確是我們叢山村的聖人。沾着動筆頭的事，誰也得求他。比方：誰家娶媳婦，就得求他寫喜貼；誰家死了人，就得求他寫牌位；過春節的時候，都得求他寫春聯；連財主大肚享買了地，也得求他寫契約。因此，紅白喜事呀，過春過節呀，都要請他的客或送點什麼給他。他常得意地說：「歪嘴，吃滿街。」這句話，在我們小孩喊他「歪嘴」的時候，他就更愛說。

歪嘴先生早前教了十來年書，都是在外村教的。後來大地方廢私塾，他才被革職回了家。家來兩三年，查私學的少了，他就和我們的家長商議，要在我們村裏偷着教，可是這年——一

九三七年——剛要教，却發生了「七七」事變（註一）。人們都說：日本鬼子打進中國了，天下要亂了。因此辦學的事就擱下了。但停了半年，我們這山溝還是很太平，歪嘴先生就說：「無事！日本鬧中國，是鬧大地方。這當兒，官面上顧不得下來查了，辦私學正是時呢！」地主大肚亨也附和說：「辦吧，我當成東（註二）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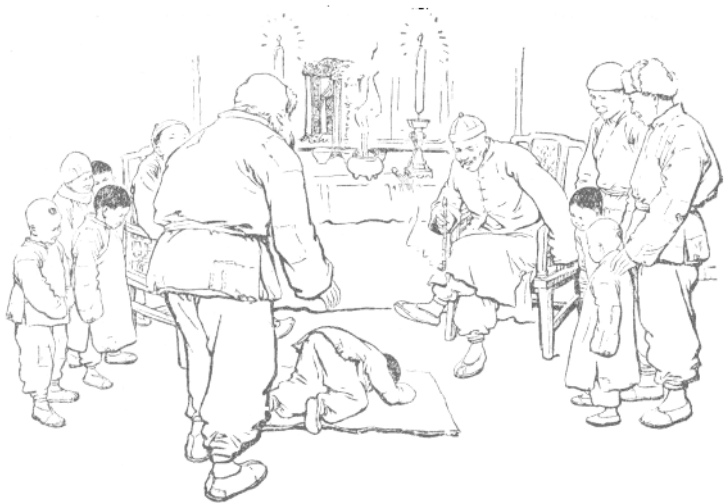
本來，大肚亨是瞧不起歪嘴先生的，他常背後罵他說：「識幾個字？真是深山無老虎，兔子也成精啦！」但爲了跟歪嘴先生沾個光，這時他也擁護辦學校了。於是第二年春天——一九三八年春天——學校就辦起來了。歪嘴先生做了教員，大肚亨做了成東。

陰曆二月初二日，我們開學了。這是歪嘴先生從曆書上擇的日子，他說：「二月二日龍抬頭，學生讀書精神抖。」這天，我們小孩都穿上新衣服，到學校去，拜歪嘴先生做我們的老師。我穿着我媽給做的新棉袍，由我爸爸領着，高興的一走一跳，跑上了學校。我一進學校門，就看見結巴子和他爸爸老冒叔，還有別的小孩跟他們的家長，都在那兒。歪嘴先生和大肚亨坐在太師椅子上。正間地上放了一張桌子，桌子上面放着香爐，香爐裏面點着香，兩旁還燃着兩枝大蠟燭，像過年供財神似的。人們見我爸爸領着我來啦，就對我說：「快跪下給老師磕個頭吧！請老師給起個大號（註三）。」

（註一）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，日本侵略軍向駐防北京以南蘆溝橋地方的中國守軍發動進攻。當地守軍在全國人民抗日熱潮的影響下，奮起抵抗。中國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日戰爭，就是從此開始的。

（註二）成東，是私塾的管事人。農村教私塾的先生吃飯，由學生家輪流負擔。每月初次講先生吃飯時，要連成東一起請。

（註三）就是學名。



這時，我的小伙伴们就告訴我，歪嘴先生給他們起的名，都帶個「臣」字。結巴子告訴我，他叫「于忠臣」。歪嘴先生說：「忠」是「盡忠報國」，還有講哩！於是我連忙跪下，一二三四……磕了好幾個頭，磕完了，就等着歪嘴先生給起大號。

歪嘴先生摸着他的下嘴巴，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叫『于良臣』吧！良者，好也！」說着看看我的臉，又說：「嗯，容貌出衆，有天資，能唸個官！哈哈！」

我聽了真高興，我爸爸和老冒叔也笑得閉不攏嘴。大家正笑着，一個小學生哭着進來了。

二

進來的學生是小平。大家見他哭，就問他哭什麼。我爸爸和老冒叔問他，他不說，我們小孩子問他，他也不說。歪嘴先生只當

他不願唸書了，就對他說：「哭什麼哪，『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』，唸書還不是好事嗎？」可是小平還是不吱聲，兩眼不住朝門外看。大肚亨生氣地說：「啐！沒出息的後人！這是土地廟，你哭！」

一霎眼，小平媽也來了。她進門瞅了小平一眼，就對我爸爸和老冒叔說：「這小窮種見人家上書房，他也哭着叫着要來！」大家說：「那還不好？」她說：「我哪有錢叫他唸哪！他爹頭年死，賣二畝地還不夠，他舅要是不上關東〔註一〕，還有他舅拉巴〔註二〕些，如今叫我花什麼供他唸？這小窮種，也不尋思尋思！」

於是大家勸開了。我爸爸說：「他孀子，擠着點叫他唸吧。這年頭，誰家還不是一樣，我也是種着人家的地，叫你侄子唸呢。眼前咱這裏還太平，聽說大地方，想唸都唸不清閑哪！」老冒叔說：「錢是人掙的，等平子唸成了，再掙給你花。」

小平媽說：「眼前我可上哪弄個錢？」

大肚亨厭氣的說：「唸書還能痛錢！你痛錢先生吃什麼？」

小平媽看他一眼，沒言語。歪嘴先生忙說：「叫孩子唸吧，你有錢就給我個，沒錢就罷啦。只要孩子有出息，錢不錢沒什麼。」

大家一聽，都說：「行囉，行囉，還愁什麼！」我爸爸並對她說：「實在擠，大夥再幫着些，如今這個年月就得親幫親鄰幫鄰……」

〔註一〕 就是現在的東北。

〔註二〕 就是幫助的意思。

於是小平媽答應了。小平擦擦淚，笑了。我和結巴子教他給歪嘴先生磕個頭。歪嘴看着他，斯斯文文地說道：「叫『于賢臣』吧。賢者，上効國家，下孝父母。哈哈！」

三

我們上了學，歪嘴先生就給買了兩種書。一種是新課程——國語、常識；一種是四書——「三字經」「百家姓」「千字文」。新課程是應付查學用的；四書是唸的。歪嘴先生對我們說：「要做官，就得唸四書。」

因此，我們這些小學生就天天像和尚唸經似的哼哼着：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……」「趙錢孫李，周吳鄭王，……」可是唸來唸去，誰也不懂是啥意思。我們懂不懂，歪嘴先生是不管的，他只要我們不住聲的硬唸，每天早上背給他聽。如果不唸，他就打，我們背不出，他就打得更厲害。我們挨的打，如果用阿拉伯字碼寫出來，恐怕二年級的小學生還讀不出咧。

我們被打得最厲害的一次，是開學後的第七天。

這天早晨，歪嘴先生坐在房門裏椅子上，用煙袋鍋敲着桌子，拉着腔喊道：「于——賢——臣！」我們一聽喊小平的大名，就知道要開始背書了。立時，我的心就怦怦地跳起來了。

爲背書，小平是我們同學中挨打最多的一個。說起來也怪，你說他笨吧，他還會把書編成歌教我們唱：「趙錢孫李，偷錢買筆，先生先生別打，我買枝給你；周吳鄭王，偷錢買糖，先生先生別打，我買塊你嚼。」這樣好的歌，恐怕歪嘴先生還編不出來呢！可是說小平聰明吧，他見了歪嘴先生可就糊塗了——每次背書，總是背不上來。因此，這天早上，聽見歪嘴先生喊

他的名字，嚇得牙齒「得得」響，兩腿打着顫顫，拿着書本進了房門裏。他朝歪嘴先生鞠個躬，把書本放在桌上，就顫抖着聲音背着：「趙錢孫李，周吳鄭王，……」因為害怕，背了五六句，再也背不出來了，就返回頭重背。不料，他剛背到「周吳鄭王」那句，歪嘴先生的煙袋鍋「叭」的在他頭上敲了一下，他痛得更迷糊了，不覺說出「周吳鄭王，偷錢買糖」。等他發覺說錯了，歪嘴先生早又給他一耳光，打得他向前踉了一個跟頭。真嚇人，我們也都跟着打個寒慄。

可是歪嘴先生還不捨氣咧！他又打着小平說：「買糖，你買塊我嗜！你買塊我嗜！」他說一句打一下，一連打了小平好幾個耳光。打完了，就咧着歪嘴斥責小平說：「你心上哪去啦？不打不成材！」小平朝他瞪瞪眼，嘴裏嘟嚕了一聲，他就又把小平打一頓，罰小平朝孔夫子像跪着唸。接着又拉着腔喊結巴子：「子——忠——臣！」

結巴子是歪嘴先生的親姪子，但背不會書，歪嘴先生對他也不是客氣的。因此，他一聽喊他的名字，就慌了，他進了房門裏，也朝歪嘴先生鞠個躬，然後結結巴巴地背道：「趙趙趙錢……」因為越慌就越結巴，越結巴就越迷糊，所以背到「周吳鄭王」的「王」字，就忘記下面的是啥字了。我正替他担心的時候，歪嘴先生揪着他的耳朵說：「嘿！好『忘』性，天生的蠢牛木馬！」結巴子痛得縮着脖子央求道：「三三叔老老師……」可是歪嘴先生像沒聽見似的，又踢他一脚，逼他也朝孔夫子像跪着。歪嘴指着他說：「哼！笨嘴拙舌，種地的材料！」

我坐在位子上，見小平和結巴子挨了打，罰了跪，嚇得直哆嗦，就怕歪嘴先生喊我背。我心裏直禱告：快來個人請老師喝酒吧，東家快來請老師吃飯吧，……可是偏偏沒人來。真倒霉，我正禱告着，歪嘴先生喊出了我的名字，因此我慌得連書本也沒帶，就進了房門裏。



歪嘴先生氣壞了，嘴咧得更

歪，朝着我就舉起了煙袋。我嚇得往後一退，煙袋落在桌子上，「叭」地聲，桿子斷了。我高興極了，心裏說：「該，該！再叫你打！」他可火上加油了，站起來，一手抓着我的衣領，一手就舉起半截煙袋桿子打我的頭。我痛得用手去搗，煙袋桿打在我手上，啊呀，就像貓把指頭給咬去似的，我痛得直揮手，淚水一個勁往外淌。

歪嘴先生打着我，就逼我去拿書本背給他聽，我一氣壯起了胆子，偏不去拿書，也不背給他聽，豁上叫他打。我站在那兒，心裏說：「你打吧，你還敢把人打死！」沒想到，他真不客氣咧，

喝斥道：「小東西大胆！你想造反嗎？」說着拉過我的手，「呱！」「呱！」就是兩板子。逼着我也跪下了。

下跪那滋味兒，可不好受呢。我跪在地上，只覺得膝蓋又痛又酸溜溜的；挨打的那隻手，又痛又癢癢；兩眼又流淚，又冒火星。我偷眼看小平他們，他們也流着淚，哭得像些大花臉似的。我恨得牙癢癢，心裏罵歪嘴先生說：「看着吧，等我們長大做了官，非打死你這歪嘴猴不可！」可是歪嘴先生還在生我們的氣咧，他在地上踱着四方步，看着我們狠狠地說：「朽木不可雕也！別想吃早飯！」

這一早上，我們統共跪了七個人。果然跪到吃早飯的時候，別的同學都家去了，我們還在跪着。直跪到東家來請歪嘴先生吃早飯時候，他給我們講了個情，歪嘴先生才開了恩，喝道：

「起來走吧！吃過飯早點回來！」

吃過飯，我們都回來了，小平却沒有來。

四

原來小平被打跑了。我心裏想：歪嘴先生可再不敢打我們了。誰知在小平不見的第二天，我們又挨了一頓打。

這天，歪嘴先生給我們講「千字文」。他講的時候，活像個唱戲的。他坐在椅子上，兩手扶着椅子把，眼先朝我們掃一掃，然後「噙噙」咳嗽一聲，翻開「千字文」課本讀道：「天——

地——說一

句，腦袋在空中畫一個圈，然後再點一下頭。咬文嚼字講得怪有味。說天叫誰怎的，說窮富都由天定。一個字，他講了半上午，但我們都越聽越糊塗。

當時，我腦子裏有許多問題：天上真有天老爺嗎？怎麼人看不見呀？他爲什麼不公平，要財主吃好飯，窮人吃不飽！歪嘴先生打我們，他也知道嗎？於是我對同桌說：

「你問問老師，天老爺讓他打我們嗎？」

我的同桌說：「咱不敢，他光打。你問！」

我就敢問啦！精得很，我們沒問他，他倒問起我們來了。他像牛叫似的「哞」了一聲，喝問我們道：「說什麼！講的記住啦！」說着拿起粉筆，在黑板上寫了個「天」字，要我的同桌認。湊巧，我的同桌不認識，我想告訴他又不敢。我心裏說：「問我吧，我保證認識。」可是他問我。他打了我的同桌一煙袋，就又問結巴子。真巧，結巴子也不認識。這會兒，他可氣壞了，扭着結巴子的耳朵把結巴子拉到門口，指着天空問道：

「這是什麼？」

真是碰巧了，結巴子往空中一看，見一隻老鷓在天上飛，就說：「老老老鷓！」

他一聽更氣了，用勁扭着結巴子的耳朵，喝問道：「什麼？」

結巴子痛得改口說：「老老老鷓，三叔！」

「還雀咧！」他說着伸出手，照準結巴子的嘴，就是一巴掌。

呀！那一巴掌可響咧！我心裏想：「糟了，結巴子的嘴也歪了！」我正偷眼去看結巴子，沒提防歪嘴先生走過來了，他掙着我的耳朵拉我站起來，氣呼呼地說道：「你說！唸什麼？」

幸虧我認識那個字，要不也就倒霉了，我大聲回答道：「天！」

歪嘴先生滿意地點一下頭，鬆了手，看我一眼，同時嘲笑我的同桌和結巴子說：「唸書，——攆老鼠！」說完，又揪着結巴子的耳朵，把結巴子拉在黑板跟前，又寫了個字叫結巴子認。

我一看是個「地」字，心裏就叫道：「呀，這個字，結巴子更不認識了。」真真的，結巴子看着那字搖搖頭。這一搖頭，歪嘴先生的氣又上來了，他接着結巴子的脖頸，腳踩着地問道：

「這是什麼？」

結巴子見他跺腳，就說道：「腳腳脚！」

歪嘴先生氣得渾身打顫，「通」地一脚，把結巴子蹬倒了。結巴子只當說得不好，就趕忙改口說道：「蹄蹄蹄！」

「哈哈哈哈……」我們憋不住都笑出聲了。誰知道這一笑，却倒了霉：歪嘴先生惱怒了。他像瘋了似的，打了這個打那個，把我們全打了！

五

我們挨了這次打，可恨歪嘴先生呢。我們真盼望來個查學的「查」掉他。可是這時在我山溝裏，除了繳糧繳款，却不見個兵咧。於是我羨慕小平了：小平多好哇，三天沒挨打了！歪嘴先生要是再打，我也學小平那樣，找個地方躲起來……可是我正想着，小平突然從門外進來了。我見到小平，又高興，又害怕。高興的是他又和我們在一起了；害怕的是歪嘴先生準會打

他的。因此他一進門，我就噘嘴叫他快上位子去坐好，可是他不去。他站在門口，低着頭，手拌着指蓋，等歪嘴先生處罰他。

不用說，歪嘴先生是要處罰小平的。那天早飯後，小平沒回校，他就派我們去找過，我們上小平家去找，小平媽吃了一驚，說：「書房沒有嗎？吃過飯就走啦！」說着就領我們去找。南山上、北山上、大溝裏、小溝裏，都找遍了也沒找着。小平媽可慌了，說小平準跳了井，哭着就往井邊跑。正跑着，碰見老冒叔上地送糞，老冒叔說：「我碰見他往北走啦，準上他姥〔註〕家去了，早到啦！」小平媽這才放了心。我們回到學校告訴歪嘴先生，他氣得罵道：「逆子不可教也！偷學的雜種！」還說等小平回來，他非狠狠教訓教訓小平不可。真真的，這天他見小平回來了，立時就上來氣了。他反背着手，踱着四方步，到小平跟前壓着氣問道：

「這幾日，你上哪去啦！」

小平低着頭說：「在我姥姥家。」

「爲何不請假？」可是沒等小平回答，他又對我和結巴子說：「把椅子搬過來！」

我和結巴子只當他要坐，誰知把椅子搬給他，他又命令我們說：「拿板子來！」原來他要打小平呢。他說着把小平按在椅子上，命令我和結巴子按着，他好用板子打小平的屁股。真氣人！我和結巴子不按，他先打我倆一人一板子。我們又生氣又可憐小平，又不敢不按。這時小平嚇得直蹬腿，哇哇地哭起來了。

可是歪嘴先生却說：「要你學問好，我就得對你惱！」說完，照着小平的屁股，「啪！」

〔註〕就是外祖母，有的地方也叫姥姥或外婆。

「啪！」打起來。一面打着，一面狠狠地說：「偷學！給我跑！你再給我跑！……」小平痛得放開聲叫喊道：

「媽呀，打死我啦！媽呀！……」

我和結巴子可嚇壞了！我們趕忙鬆了手，叫小平跑，於是小平兩手摸着屁股，蹣跚着脚，叫喊着跑回家去了。

六

過了一會兒，小平媽領着小平到學校來了。

小平媽進了我們的教室，就喘吁吁地對歪嘴先生說：「三哥，你怎麼打得孩子爹爹媽媽叫？俗話說『打狗看主面』，孩子就是不好，有個一些半些的，你看在我面上，看在沒有他爹，也該抬抬手。」她說着，扒下小平的褲子，指着小平的屁股又說：「你看看，你把他打的！從他爹死了，我沒捨得動他一指頭，進了書房門可好，還不知識不識個字，挨的打可够個驢馱的。你把他打成這個樣子，你不心痛！」

我們一看，可不是，小平的屁股被打得黑烏烏的，黑裏還透紫呢！我們真希望小平媽不肯〔註〕歪嘴先生。

但歪嘴先生却像沒事似的。小平媽要他看小平的屁股，他不但正眼不看，反而不緊不慢地說道：「養不教，父之過；教不嚴，師之惰。偷學還能不打！」

〔註〕就是不依、不答應的意思。

誰服他這個理呀？小平媽沒好氣地對他說道：

「孩子是來跟你學字的，還是找你打他的？」

我們都像支持小平媽似的，瞪着歪嘴先生，好像說：「對呀！」

可是歪嘴先生却不承認他的錯呢，他發起脾氣來了。可能是在我們小學生面前，女人批評了他，他覺得丟人吧，因此他也顧不得斯文了，用煙袋指着小平媽說：「好大胆！你一個婦道人，竟敢教訓我！」他像操場上喊口令似的，指着小平媽罵道：

「滾！滾！不要臉的潑婦！」

呀！那聲音簡直能衝倒房子，震得我們的耳朵嗡嗡響。我們偷眼看小平媽，她氣得兩眼發了白，牙齒緊咬着下嘴唇，真嚇人，就像上了吊似的！她好久好久才喘上一口氣來，氣狠狠地指着歪嘴先生說：

「好！你斯斯文文的先生還罵人，也不怕爛了你的舌頭！你打了我的孩子還欺負我，你有什么事你打吧！」

小平媽說完，一屁股坐在門檻上。

可把我嚇壞了！我怕歪嘴先生真會打她。可是沒想到，歪嘴先生却在椅子上坐下來了。他搖着腦袋不住聲的說道：

「氣死我也！氣死我也！……」

歪嘴先生說着，就要我去請大肚亨，說是不幹了。

聽歪嘴先生說不幹了，我可高興哩！真的，我就盼着他幹，這樣我們就不會挨他打了。因此他叫我去請大肚亨，我一點也沒打頓。出了校門就跑，跑的那個快勁就不用說了。沒用三分鐘，我就把大肚亨請到了學校。

誰知像貓子咬了個豬尿泡似的，給了個心歡喜！大肚亨到了學校，問個三兩句，就對歪嘴先生說：

「我當什麼事咧，這點小事就不幹啦？自管教！往後該打自管打，聽見兔子叫，就不種豆子啦！哼，扛活的〔註一〕死了，還賴着掌櫃的咧！」

真氣人，大肚亨竟護着歪嘴先生哪。

其實也不怪，大肚亨那些壞道道，我們小孩子也能看透的，他是怕歪嘴先生不幹了，他就不能當成東，撈不着吃吃喝喝的了。因此他跟歪嘴先生說兩句，就又瞪着兩隻賊眼，訓小平媽說：

「學校是夥計屋〔註二〕，你隨便跑來鬧！就你還有個孩子，嗯？老師早說過『不受苦中苦，難爲人上人』，打他是爲他好，再說他偷學不是找打？打兩下有什麼關係！」

小平媽不服地說：

〔註一〕 就是地主家的長工。

〔註二〕 就是長工住的屋子。

「知道不是你養的，你的孩子叫誰打過？你拿着人家的孩舉頂，不知心痛！」我心裏叫聲：「對呀！」不料大肚亨肚子一挺，大聲說道：

「不唸，走！要唸就得讓先生打！」他把頭一擺，又對歪嘴先生說道：「往後自管打！打出亂子有我，誰不服，我拾場官司打打！」他又把頭一擺，對小平媽說：

「怕孩子挨打就不唸！——家去種你的莊稼！哼，少你這個孩子，還配不成疥藥咧！」大肚亨說着，歪嘴先生也忙插上嘴說道：

「命裏八尺，難求一丈，——種地的貨，讀書也沒用！嫌我這先生不好，就另請高明。不然，回家種地去！」

小平媽站了起來，氣恨恨地說道：

「你當還得叫孩子死你們手裏！小平，走！家去種地，沒出息就沒出息！」

小平媽說着，拉小平出了門。

「呸！」大肚亨吐了口唾沫，望着他娘倆罵道：「天生他媽的賤骨頭！」

「唉！」歪嘴先生嘆口氣，說道：「嬌子如殺子，小人啊！」

「唷！」我們小學生噓口氣，我羨慕地想道：「小平再不挨打了，多好啊！」

八

小平退了學，歪嘴先生就宣佈真不幹了，非要辭職不可。我們的家長問他爲什麼不幹了，他說教不了我們，不讓打學生他就沒法教。還說：幸虧小平是個小學生，要是個大學生，他打